

王文直公遺集

館後學趙佑宸
謹署



04724

閻太翁鶴亭先生暨德配馬太孺人雙壽序

德平閻子圖南余選貢同年友也余自戊戌居京師圖南為



武英殿校錄輦下談藝者多推圖南越數載圖南成進士今歲始釋褐官庶常憶與余同選貢時已二十餘年矣一時相知莫不歎圖南文之工而惜其遇之晚也余獨謂不然余閱世所傳登科年齒錄少年甲第指不勝屨及考其世代其以具慶書者蓋十無四五馬晚遇者更無論矣圖南年雖五十而父母健在祿養及身正使少年甲第歎羨慨慕不可企及奚晚之云哉圖南自束髮受書秉庭闈訓為多太翁鶴亭先生善書工詩太孺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一

人亦爛吟詠閨門唱和若賓友然知其薰爍濡染入之深而被之久也故出而與文士相角詞壇英俊無先之者即父母亦不意其鈍滯如是古人云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太翁與太孺人培根竢實歷五十年亦艱難矣日月逾邁人事變遷盛衰得失每難豫料而盤錯鬱積養成國器猶得身親見之追數從前毋亦有不敢私冀者乎吾聞太翁精岐黃術懸壺於市多活人太孺人亦以善病通醫理將養生衛身別有道與抑活人多者知必大其門與或者有以俟之與太翁太孺人年各八十得身親見圖南之成可樂也老萊子斑衣嬉戲以為親娛今豔稱之圖南

不猶少年乎宮花霜鬢昔年孩提鳩杖追隨拜迎
恩誥人倫之休祥豈在遠耶圖南曰吾將歸為二人壽矣於是
乎序之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二

人倫之休祥豈在遠耶圖南曰吾將歸為二人壽矣於是

不猶少年乎宮花霜鬢昔年孩提鳩杖追隨拜迎

張岱華先生暨德配孟孺人雙壽序

代

青城張生淑光余視學山左所得士也淑光昆仲淑光既貢成均映一邑余三試武定郡居前列者率淑光昆仲淑光既貢成均與余時相見京邸叩其淵源知為學博岱華先生哲嗣余於是歎淑光等積習名教有由然也蓋先生文學品望為鄉邑所矜式久矣初太翁士佩公以孝廉令崇義改金鄉學博終任所先生年甫十五侍太翁疾藥餌溲溺之事皆身親之累月無少懈嗣奉太孺人歸里循陔詩書發憤自勵入庠偕廩餼援例以訓導試用歷攝館陶東阿長山禹城恩高苑曲阜學篆克供厥職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後以年老遂杜門不出先生質直肫誠胸懷光明磊落重然諾不念舊惡鄉里尊而式之於是邑大夫舉鄉飲禮謀賓於邑紳士邑紳士咸推先生禮既成邑人聚而觀者歡呼歎息以為數十年無此舉也夫古之道不行於今者多矣惟鄉飲蓋猶近古雖其禮樂之文所謂升歌笙歌間歌合樂今皆不可得而見然其詩具在則其義猶可尋者蓋其所陳於德行孝弟長言不足而永歎之而因以示民尊長養老以致敬讓故克盡其道當之而無愧者什百中無一二焉今按其詩若華黍魚麗由庚嘉魚崇邱由儀諸篇固皆樂賓之義至鹿鳴四牡皇華則為君臣之

樂而此用之者取其嘉賓好我示以周行其德音可則效也取其勤於王事念將父母為忠孝之至也取其諮謀於賢知以自光明也皆言賢者之有是德也南陔白華言孝子之養孝子之潔也南山有臺言賢者為邦家之基而願其身之壽考也而周南召南又為房中之樂言夫人能不失其職則刑于之化也蓋必有如是之德而後可當如是之禮苟無其德而舉其禮禮雖行猶不行也惟先生庶足以當之矣先生官於外德配孟孺人攜諸郎奉姑以居家止一奴一婢供驅使并刀尺身常兼之春秋祭薦魚菽無缺此與萬軍之澣濯召南之采芣采蘋又何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以異哉夫修於身而德音茂昭刑於家而孝弟雍和賓於士大夫事有所咨而處式於鄉邑民作敬讓而不爭苟如是是亦足矣歲癸卯為先生暨孺人七旬誕辰淑光乞余言為壽夫余之壽先生不如鄉邑之尊而式之者為切也淑光求余言不如求之鄉邑之尊而式之者為有當也無已則本鄉邑之矜式先生者以壽先生請仍誦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誦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淑光其賡而續之使鹿鳴四牡皇華不僅歌於鄉邑之間則所以承先生之業以頤養先生之志者將未嘗不在是是又

余之厚望也夫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五



余之厚望也夫

張法禹先生暨德配李孺人六旬晉五雙壽序

國家作養人材其責重於師儒師儒不必名與官也父兄之教子弟之率與夫薰德善良者皆是張子曉湖與余交數年矣曉湖學行醅篤余心重之既得拜識尊甫法禹先生然後知曉湖學行一先生之教也先生以耆宿授里中童子經善於講說經指授者皆油然自得先生之言曰小子者成人之始及其天性未漓誘掖獎勵啟其好善惡惡之良先入為之主異日遠大之業莫不基於是而塾師鄙陋動云經義深邃非童幼所及此大惑也夫經義難窺豈獨童幼哉因其明而牖之雖童幼可知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六

深言之弗入淺言之文言之不解質言之正言之難喻譬言之執書言之弗通就當前指言之自非至愚鮮不了然悟矣先生之言如是其教亦如是以故子弟十餘歲皆通曉五經大義蘄然露角庠序間人或目為異才不知先生之講說勤而教諭早也近人讀書類為獵取功名計口誦仁義道德之言而心懷利祿雖條析義理言之娓娓聽者顧弗之信以其所存者非也先生內行醅備信義孚於朋友辭受取與一介必嚴往時貧困日不得再食而對人談笑自如興趣不為少減或得佳味則邀諸兄弟為歡唱酬竟夕或至達旦聲華利祿一不以芥吾胸獨至

山水佳處則徘徊不去攜短笛一再弄之意蕭然也往歲至都
宣武門外口號云人烟輻輳處車馬何紛紛獨立西風外間看
徵逐人其胸期如此今夫山藪閒曠之區耕稼之所不宜世以
為無用而棄置之然其敦厚清淑之氣往往蒸出靈芝育為菁
茅以備清廟明堂之選而成當世之瑞今先生韋布自守溫溫
無所試於世而其教思所醞釀他日必有振拔而起者曉湖已
見端倪矣先生六旬晉五誕辰曉湖乞言以為先生與德配李
孺人壽孺人能誦五經善教子比德先生余於是本先生之善
解經義啟迪幼學者以推夫功效之所及使世知窮鄉耆宿誦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七

法傳述有助於

國家作養人材之化為不少也曉湖歸持余言以奉先生觴先
生當不以為贅言而唾棄也乎

無謂為世而其學則顯於世也
其以辭而顯即堂之遊而為當世之傑今夫
其無用而棄置之然其敦厚清淑之氣往往蒸出靈芝
登人其胸期如此今夫山藪閒曠之區耕稼之所不宜
宣武門外口號云人烟輻輳處車馬何紛紛獨立西風外
山水佳處則徘徊不去攜短笛一再弄之意蕭然也往歲

代

進退行止功名志業可自為者也而父子兄弟之樂獨不可強得其幸而際家門之盛又幸而得自奮於功名宜足以為光寵矣然父子兄弟之間相濶動輒數千里別或經年或數歲則又未免以尺寸之綬升斗之粟易其百年不可多得之遇古人於此所以不能無憾也昌黎稱歐陽詹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其稱太學生何蕃曰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蕃與詹同為昌黎所推重然詹之視蕃固有間矣東坡穎濱以友愛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八

稱天下嘗有夜雨對牀之約往往形於詩歌今觀其詩如鄭州彭城諸篇大都聚散離合歎感歎之詞求如詩所謂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者則未之有也父子兄弟之間古人多不能慊其意如是毋亦功名志業有以奪之而遂不能兩得也與曲阜繡含顏公與弟丹山山公友愛如坡穎太翁景齋公年躋八秩公兄弟亦且開六十矣子姓十餘人森然秀茁經義治事各執其業可謂際家門之盛極父子兄弟之樂矣當是時公固視天下事無以易吾之樂也既公以恩貢生選安邱教諭不欲赴太翁勉諭之而後行甫二載陳情而歸方其未歸也猶子戶部主政又

村知公將去致書曰
朝廷方沛
大恩猶子例得封伯父願以章服晉階去官可乎公復之曰汝

顧忘汝大父之年耶又村遂不敢復言昌黎曰何蕃將去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會陽出道州不果公之去也僚屬紳宦知不可留相與設供帳祖郊外諸生即席賦詩以道其志有泣下者其視昌黎之稱何蕃何如也公之有德於安邱亦可見矣曲阜北臨泗水乙未丙申間頻潰決漂田廬無算公既歸倡議築之長隄連亘數千家永資保王文直公遺集卷四

公為之稱觴丹山公樂焉否耶仁圃昆仲為公壽而白首之叔
父率先稱觴仁圃昆仲其樂焉否耶又村昆仲為伯父壽而丹
山公精神矍鑠稱觴談讌其間又村昆仲其樂焉否耶使東坡
穎濱退休之志果遂一如公兄弟之稱觴獻壽將夜雨蕭山之
詩可不作東坡穎濱其樂焉否耶公前能全其父子之樂而後
能永其兄弟之樂余於是亦樂為道之以告丹山公與仁圃又
村以為公壽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十

林山為公壽

踏來長尺卷之樂余公莫亦樂焉否耶以吾丹山公與仁圃又
諸叔不於東坡賦其樂與否耶公前能全其父子之樂而後
能永其兄弟之樂余於是亦樂為道之以告丹山公與仁圃又
村以為公壽

何母廖太夫人壽序

吾師道州何文安公前以通政副使督學山左山左之人頌公清節即並稱公夫人廖矣始公未遇時食貧力學夫人任井臼操作佐之讀公求官赴都夫人攜子居母家嘗襁兒入山采薪竹萌傷左目成翳訖不能愈公及第始以命服迎之當時嘖嘖以是相舉似聞者莫不歎息興起東槐嘗讀公示兒詩亦山左使著作也大要勗以文行兼勵而推本夫人育子之閱以致提撕警覺有云緼袍翦包裹哺飼乏飢儲百苦無不為漸見哲揚且蓋公於夫人負苦極不相忘故矜重之如是是時東槐以拔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十一

萃科出公門下越十餘年始通籍公已登八座公于子貞太史昆季咸以淹博負盛名東槐時相過從見其被服儉素不啻寒士子貞語東槐曰母氏處豐如約食甘粗糲布衣浣濯至今未嘗御紈綺兒婦輩悉安其教不敢習華侈教子甚嚴於名場得失惟以安命為訓時督諸婦作酒醬植蔬猶習勞之素性也夫名譬則爵學譬則財名高天下處之以愚學賅古今存之以歉是皆豐不忘約之義子貞昆季之善承母教者也豈獨被服哉子貞之樸學淵源於公而實亦夫人醞釀而成之蓋學問之道然也公既歸道山子貞奉夫人潔白戒養勤著述光起先業矣

夫人始相夫為名臣繼教子為名儒其斯為彤史之盛軌乎夫
人八十生辰門下士謀為介壽之辭東槐於是本山左所聞推
而言之如此語皆至樸無華如夫人自道鄉里時事云爾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七

西言之味此語皆至樸無華如夫人自道鄉里時事云爾

入八十起身門下士謀為介壽之辭東槐於是本山左所聞推

夫人自道鄉里時事云爾

張母季太宜人壽序

於什伯儔類中得一二人相與抒懷抱寫平生則甘苦鬱樂之事若或共之余性疏拙不諧於俗居京師嗒然閉戶無有闖其門者獨翼南時時過余翼南伉爽有濟世才余粥粥不名一長莫能為役顧相好無間莫知其所所以然者太宜人則謂翼南曰汝友王生若來吾當見之余乃拜太宜人於內堂太宜人則問家慈年狀起居暨兄弟妻孥事甚悉顧翼南曰生之遭歷與汝畧等家慈亦嘗謂東槐汝所常往來若年若張皆由孤幼秉慈訓振拔以取功名亦異矣年謂一樵張則翼南也翼南之孤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太宜人撫而諭之曰張氏一綫惟汝耳汝又多病吾不汝責也汝家寒素老屋瘠田不足於居食父書俱在是在汝矣嘻此與家慈命東槐者何異翼南曰銓自應童子試以迄鄉薦行李衣屨之費太宜人先期籌措臨行取付持以就道蓋不知來處之不易也男女自襁褓至長大婚嫁之事瑣屑繁蹟太宜人經營規處種種務求得當銓竟不知有兒女累異哉翼南何若代余寫肺腑也者翼南年二十餘以選貢司鐸於范迄成進士官西曹所至皆奉板輿往晨昏未嘗間隔余後十餘年始得一第又獨居長安五六載陟岵瞻望心懸倚閭今雖迎養京寓而家徒

四壁無以承朝夕歡愧翼南矣愧翼南矣余於翼南頗謂相知
每怪翼南以縱達不羈之才視天下事無不可為或建一事設
一議迴翔審顧鉞細縷密至再三而不能已竊以為太過太宜
人顧每責翼南於家事多疏畧施之公事當奈何余乃悚然歎
知翼南未盡而服太宜人識之深也余又愧太宜人矣太宜人
侍姑疾撫摩患處夜十餘起其孝思甚摯也中年以後善病蓋
操危慮患之日為多今七十矣翼南發名成業行為當代偉人
諸孫入學鼓篋嶄然各露頭角太宜人顧之亦足寬然忘憂也
乎歲八月值太宜人設悅之辰翼南以文請余素喜為人壽母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古

壽而倩一樵書之

錢母費太宜人壽序

歸安錢楞仙振倫與余同舉戊戌禮試當時以進士改庶常者四十餘人惟楞仙最少其乞假歸娶同人競裁詩贈行而楞仙則寫慈竹平安圖遍索題詠蓋楞仙年十六失怙已能自樹立太宜人縱之使學而身自擔拄門戶負勤苦故楞仙不以得雋為榮而將母之念汲汲如不逮也楞仙既年少負異才從容於文學侍從之職益沈酣典籍肆力於詞翰輦下談藝者翕然宗之楞仙則取贈公荅舫先生制藝刊以行世所謂香蔭樓草是也余讀贈公文知楞仙源之所出又聞太宜人嘗勗楞仙汝無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五

恃幼慧抑知而父屢躓名場於若食其報乎夫才患太露必抑而蓄之固而存之使充然有餘然後時出而不窮於用太宜人親見贈公困頓偃蹇積學不倦恐楞仙易視斯事故以是裁抑勗厲之使闡其緒而大其業也自昔賢母之教其子各有徑途若范母以清節勗孟博幸其與李杜齊名陶母教士行交當世賢豪後建反正之功歐母訓永叔以仁孝為宋大儒在諸公之成就故非一日所至其究也乃與其母所期望若操券合符者然余每歎頌諸公克承母教而尤服諸母之深識其子也楞仙近來造養益邃擯落聲華歸於篤實蓋太宜人之期其如是也

久矣余又聞楞仙言當贈公時友某艱於嗣力不能置側室贈
公謀諸太宜人脫金釧助之太宜人曾從楞仙居京師及懷鄉
南歸也藥物外一無所需其行有本末如是其教楞仙可知詞
垣故無吏責無他事可表見然楞仙學之篤守之固則已然矣
其足以有為者在培而竦之耳楞仙他日誠能為士行永叔之
所為太宜人且與陶歐諸母比懿矣豈非養志之大願與太宜
人六十生辰楞仙屬余序之前數年楞仙為吾母七十壽序有
云詳稽節行兩家之崖畧多同東槐蹉跎無似不足承堂上歡
令為太宜人序益望楞仙推廣母教以被之於無窮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六

孔君藹亭生母張宜人壽序

曲阜孔氏承先聖遺澤多通儒近世以來若止堂先生闕里文獻考輿軒先生公羊通義等書余既得而讀之歎其援據古今疏闡大義別嫌明微允足措諸實事守為法矩心向往之久矣既與今水部君誠甫同舉拔萃科及成進士復與大令菊農同榜居京師昕夕過從每有疑難輒相商榷二君不鄙余不材謂可與道古言無不盡余竊自幸得附魯諸生之末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後數年藹亭至余又識藹亭藹亭者治山上公猶子上公既承大宗遇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七

國恩蔭藹亭為郎時藹亭尚幼既長乃入京供職兵部歲乙巳恭逢

聖慈萬壽

天子推恩臣下在京文武各晉爵一級錫之誥命於是藹亭得封其生母為宜人適宜人年五十藹亭捧誥色喜將歸而稱觴博一日之歡而屬余序之其言曰吾生母之歸嫡母汪宜人先棄世兄弟俱在襁褓生母愛養之甚摯先祖母御下嚴生母稟承意旨無稍忤吾父官刑部遭疾歸廿餘年不復問家事生母綜治閭內諸務無廢弛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宜人以此矣

或曰宜人為曉坡先生副室今子但繫之藹亭者何與余謂此蓋春秋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之義也穀梁傳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也顧亭林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之夫以明所屬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衛莊公娶於齊曰莊姜是也妾不得體君不得已而繫之子仲子繫惠公而不繫於孝公成風繫僖公而不繫於莊公是也余所為繫之藹亭者其義亦若是爾又按公羊春秋首發母以子貴之義何氏解詁曰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蓋取春秋所書夫人風氏為證可謂明而賅矣驛軒先生作通義多取解詁之說其未安者亦多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文

所駁正獨此文乃削而去之但云有子則以次升為貴妾而於夫人風氏諸條更不置一辭閒嘗切究之而歎驛軒先生寄意之深也蓋魯於妾母皆稱夫人當時天子諸侯亦皆以夫人之禮禮之春秋書之不為異辭者君臣之禮也後世不察乃援以為例數千年來其流益盛而不可挽今欲顯為駁正其說必煩而世儒或執春秋所書以關吾口則不如其已也故深沒其文而別出一義以質之善讀者可以得吾意焉然則所謂別嫌明微可守為法矩者其不在斯乎夫捧觴上壽博其親一日之歡孝也一於禮而不苟春秋之義也藹亭為上公近宗四方於是

予觀禮余故取驛軒先生公羊通義以發之並以視菊農誠甫
二君或不致魯兩生之誚叔孫通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九

一書短入在魯西主之前法意並也

予觀禮余故取驛軒先生公羊通義以發之並以視菊農誠甫

耿母李太宜人壽序
新城耿子壽朋余同年友也官戶曹與余朝夕過從以文章相切劘嘗出所撰新城文鈔示余其所採輯耿氏為多若少參若太僕若少宰其所陳奏諸疏動關天下至計卓卓然不愧一代名臣及考其家所藏壹範錄又知耿氏之興不獨諸公能勵大節即閨中亦多通識義理懿行茂焉少參之令邢臺也配巴安人以疾旋里人謂從官來囊必豐矚其筭無一錢之積問之曰吾家世貧不敢厚蓄恐上累夫君之廉下墮子孫之志也少宰之撫兩浙也母徐太夫人寄以詩曰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聖時少宰之清節緊太夫人寶島成之壽朋之八世祖映明君以辛未殉邑難配許孺人甫十八撫子岱巖君居母家教之後岱巖以理學之儒為循良吏此皆耿氏閨行之醕備者李太宜人者壽朋之母也歸贈君芳九先生時逮事舅姑暨祖舅旨甘之奉非親既食弗敢嘗也刀尺操作夜以繼晝弗敢息也先生為邑文獻宗凡大典禮大興作邑紳之就先生謀者座上恒滿太宜人烹飪供客雖數不以為疲壽朋幼從塾師讀每歸必取所讀書覆之誦有錯訛立為指正及壽朋成進士官戶曹迎養太宜人於京邸每供

壽母之文古有之乎曰有之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也詩之所稱壽母者嫡母乎生母乎曰生母也何以知為生母曰以毛氏謂魯侯為僖公而知之也何以知為僖公曰莊公之子子般未立閔公立尚少又在位之日促與詩所云云都不相稱故知其為僖公也然則僖公之母孰謂曰成風是也成風者僖公之生母也嫡夫人姜氏先卒斯時惟成風在耳成風非嫡也而專謂之母何也曰春秋書夫人風氏小君成風既以夫人之小君之矣此安得不母之也曰春秋正名定分慎夫婦之別嚴嫡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庶之辨未嘗少有所假其曰夫人曰小君者非予之也書之以示禮之失自僖公始爾所謂不沒其實而義自見者也今直稱之曰母若無嫡庶之分者其於春秋之義奚當焉曰春秋之文微而顯詩之文婉而通然則詩亦有譏乎曰否春秋所以辨義詩所以達情二者並行而不悖也人子與父為體不得私崇其所生所以尊先君也故春秋嚴之母分嫡庶自人子視之則皆母也亦既正名定分制於禮而不可越矣而家庭之間復不得少伸其情則人子之情有不達即先王之禮亦且壅闕而有所不行也故嚴正其義於春秋而曲達其情於詩詩傳曰燕喜者

燕飲於室也燕於其室必專其稱曰母而情始達也夫禮之失
自僖公始而情之達亦自僖公始聖人著之於經未嘗偏廢以
待後人之旁通交推以深究其義而審處之若專執一說斤斤
焉致使彼此互闕多見其無當也給諫焦君笠泉之生母馬太
恭人實生給諫及收詮刺史柳泉府倅昆仲三人其事嫡汪太
恭人小心畏慎二十餘年無失禮給諫諸君既顯達未嘗以之
自矜即給諫諸君亦不敢以事母之禮事之也汪太恭人既謝
世給諫始迎養京邸給諫督學山右復奉板輿隨焉今年屆七
旬精神強固給諫昆仲於是為太恭人壽而乞言於余余謂太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序

孔母徐太孺人壽序
曲阜孔氏世稟趨庭之訓其於詩禮二者蓋如飲食被服之不能一日離即閨閣亦然其在

國朝自恤緯老人以下賢媛善詩者無慮數十家而善禮者罕聞何與蓋禮非空言之謂其儀文度數之節輕重繁曲之差必身與相習情與相浹及其久而安焉蓋亦視如飲食被服之無異於人故不必記誦論說而行習所著無非禮也故以之持身則康強純固壽考維祺以之教其子若孫則繩削陶鎔蔚為良材美器以之施於其宗則吉凶冠婚肇畫處置族端奉為楷則王文直公遺集卷四
斯亦足傳先世之遺矩極閨閣之令範者也而何必以風雅標著哉我年伯母徐太孺人以浙水名閥幼嫻姆教歸我厚齋先生於前襲爵堯峰上公為子婦令襲爵北海上公則叔祖母也親相四世宗婦飭筐管薦盎豆閱五十餘年其於孔氏家儀輕重繁曲之間詳矣昔女叔論是儀非禮之辨當世以為名言然不可以概諸後世蓋周之盛時人習於禮至春秋其風未替故善言禮者必在於經世理物而周旋儀文視為末節迨至後世先王之禮蔑如矣漢時后蒼傳曲臺雜記高堂生傳士禮而徐氏以禮為容遂以名家則當時之所重可知矣自徐氏之學不

傳儒者但能誦說禮文以通曉其意而已其儀文周旋固未有能行之者也後世不無好古之儒往往於吉凶等儀斟酌損益以求可行於世而宮室之制車服禮器之設有不能備則所謂儀者亦虛耳禮儀繁曲之節儒者猶不能行而况於閨閣間乎惟孔氏守先世禮器兼備歷代之法惟太孺人耳濡目染五十餘年身與之習而情與浹焉以故公府有大禮儀輒就折衷而九族六端奉為禮宗是太孺人能行儒者所不能行也則謂太孺人能習先世之儀為能傳先世之禮宜也東槐與哲嗣菊農交三十年矣初為童子時應郡試識之於文場中英英特出蘭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茁其芽也後二十年復與菊農同舉進士其所養益充如杞梓楸楠既勤樸斲塗以丹雘森然采楠之叢燿乎文彩之耀也今又見文孫繁渥孝廉璠璣之姿初經礪琢粹然已發其光記曰禮釋回增美質太孺人以禮教其子若孫則其養而成之蔚為良材美器宜也記又曰夫禮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人之起居動作不能一依於禮則耳目曠其官手足違其令精神血氣皆為之震蕩而不得其平故古者以俯仰高卑定人之壽命若置券焉今太孺人秉禮自持如飲食被服之不能一日離則其神明不衰而康強壽考亦宜也歲丁未太孺人七十

設悅之辰桑梓葦葭金蘭之繫咸為詩歌以鋪茶懿美東槐於是本乎大者言之以為孔氏世所傳守雖閨閣中亦有服習推行足為世則者以是介觴其亦不越於禮也夫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行以爲世傾昔以是介觴其亦不越於禮也夫

是亦乎大者言之以為孔氏世所傳守雖閨閣中亦有服習推行

足爲世則者以是介觴其亦不越於禮也夫

曹母李太恭人壽序

於歡欣愉樂之時顧作感喟蒼涼之語世且訝其不類矣然吾觀士之由悴而榮由困而顯者及其榮顯其於困悴亦極不忘也至若白髮孀嫠所處百倍尋常既得見其子孫成立克致顯揚光大徃徃自述其從前危苦以為吾何幸得此也又必曰今之得此皆昔之危苦有以基之回視從前翻成笑樂蓋其所為感喟蒼涼直歡欣愉樂所流溢有味乎其言之耳同年友曹侍御穎生為其母李太恭人壽乞序於余余覽其家世及所陳太恭人遭歷蓋可感矣穎生幼失恃贈公禹川先生試縣西江穎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生依伯父書林先生居太恭人歸時穎生未之見也歸甫五載贈公逝於任所太恭人撫匱還穎生乃得拜母子母之間可為感喟者一書林先生事母孝不欲以西江耗聞詭言捧檄滇省獨遣新婦還耳太恭人乃以吉服拜姑繼凡視膳承顏皆吉退則服喪閱三歲姑弗之知婦姑之間可為感喟者二太恭人無出撫愛穎生及弟玉生甚摯就塾赴試治具罔弗備穎生舉拔萃科

朝試得而復失歸困無聊筆耕墨耘餬口四方落拓者十餘年思以他途進太恭人靳之謂贈公以清白貽子孫其後必有興

者穎生由是志乃益堅當是時太恭人所處可為感喟者多矣
及穎生成進士入詞垣太恭人始破涕為笑謂可告乃先人也
人生不幸處危苦境因變克盡其道其精神凝鬱必有不能告
人者及事過境易凝已解鬱已釋然後乃得談笑而道矣世之
稱孝者曰事繼母如母稱慈者曰撫前室子如己出夫如之云
者豈真之謂乎穎生既擢侍御太恭人得以其官贖

恩誥今者彩衣捧觴融融洩洩是母是子為前人光東槐於是
本其始而言之以明所以致此之由當亦太恭人之極不忘者
乎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本其始而言之以明所以致此之由當亦太恭人之極不忘者
乎
昔賦坐由是志乃益堅當是時太恭人所處可為感喟者多矣
及穎生成進士入詞垣太恭人始破涕為笑謂可告乃先人也
人生不幸處危苦境因變克盡其道其精神凝鬱必有不能告
人者及事過境易凝已解鬱已釋然後乃得談笑而道矣世之
稱孝者曰事繼母如母稱慈者曰撫前室子如己出夫如之云
者豈真之謂乎穎生既擢侍御太恭人得以其官贖

陳母田太孺人壽序

昌樂陳舍人元亭之母田太孺人守一齊之義餐冰茹蘗三十餘年矣濰邑士夫上其事得

旨旌表是時恭逢

聖慈七旬萬壽

天子推恩臣下封贈其父母於是以舍人官得封為太孺人時太孺人年七十舍人捧觴上壽而乞言於余既不獲辭乃序之曰夫松柏之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其負氣厚其得天全偃蹇蚴蟻傲倚重岩類乎烈丈夫之所樹立其長世宜也至於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九

修竹非松柏匹矣泠泠孤生結根山阿疏其外而虛其中特靜好自愛者耳逮霜雪降烈風凜挺然擢秀乃與松柏爭歲寒之操何也以其節也又若女貞之木生於山谷中盤曲數尺其莖猗猗其葉冉冉斯亦木之至柔者矣而凌寒不落與松柏修竹等何也以其貞也其於人也亦然貞節之婦其所處之艱百倍於尋常凡人世歡欣愉樂之事皆其所悲思鬱結而不能釋者而每得享大年何也蓋其盤旋曲結似女貞木其靜好自愛似修竹故其險夷一致始終不忒雖烈丈夫猶或謝焉則其神明永固亦宜也太孺人少失恃其歸也事舅姑未嘗失其意既孀

以舍人為嗣慈愛甚至而嚴課之讀俾得成其業治家勤儉尚
樸素井臼操作衣裳補紉不惜其勞夫慈者和之育也嚴者義
之立也勤者生之本也樸者禮之質也以是守其貞全其節吾
固知太孺人之神明永固其眉壽正未之有艾也夫女貞之木
一名長生漢晉殿庭多植之修竹之陰鸞鳳托焉貞節著而褒
錫榮焉太孺人既被

恩命更以美意延年舍人方力求所以顯揚其親者以為承歡
之實然則修竹不徒以節稱其諸鸞鳳之所自出與女貞不僅
以貞名其諸西王母之長生樹與是為序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之實然則修竹不徒以節稱其諸鸞鳳之所自出與女貞不僅
以貞名其諸西王母之長生樹與是為序

之實然則修竹不徒以節稱其諸鸞鳳之所自出與女貞不僅
以貞名其諸西王母之長生樹與是為序

高母許太宜人節壽序

代

戶曹高子次封余髻齣時交也余與高子生同里年復相若其母許太宜人以戚誼時攜高子過余家高子於儔輩中獨善余相歡洽為童子嬉當是時不知太宜人所遇之艱辛也稍長讀書為文藝與高子角逐庠序間談論徃復言無不盡高子每以此事推余即高子自期豈反出人下哉而高子顧深自斂抑縮縮然常若有不及者蓋高子幼失怙太宜人守志撫孤思培之詩書以振其緒高子常恐不得一當有負太宜人也時高子方弱冠而太宜人隻手持門戶已二十年矣後數年余司鐸廩邱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中間睽絕惟於省試得一握手問太宜人安否耳及余官比部高子以鄉舉下南宮落拓者復十餘年太宜人則數數舉余為高子勵也余甚愧之歲乙巳高子始成進士京邸相見話平生離合得失為之歎歔既知太宜人健在前一歲有司以行義上聞得旌如例矣又為之歡忻起舞不能自己於是稱曰懿與志節之立決於一旦而樂觀其成乃在數十年之後也夫此數十年中天道人事變易推遷苑枯形於外悲愉動其中其為顛頓震撼不啻風剝雨蝕矣而獨抱素尚允蹈所期豈非烈丈夫之事哉

國家敦崇節義錫之綽楔以為世風然必俟之數十年後覈其
始終不渝乃論定之何其重與而及身得旌者方且年登老壽
若為待也又有子能賢若豫為培植藉以仰答

朝廷德意者而其事又適與相值氣機感召固如是乎世之砥
行礪名者可以觀矣逾三歲太宜人以

覃恩膺封誥高子將稱觴介壽請序於余以同里戚屬不欲為
緣飾之辭故質陳之如此今日者

朝章炳煥命服委佗吉祥善事萃於一家吾知太宜人當不忘
老屋寒夜篝燈紡績課高子讀書時也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丁母秦太宜人壽序

自庚子辛丑以來夷氛不靖海內雄畧之士罔不講求攻守機宜思奮其身赴

國家之急吾鄉丁農部君心齋尤精戰船火器諸法大學士卓公以名聞

詔獻方畧於是丁君上書萬餘言下軍機備採擇壬寅

欽命大臣賽公率師守天津乃以丁君參軍事

賜內府金促之行時太宜人方卧病丁君既被

朝命不敢辭請於母太宜人則曰汝徃勉之勿以我為念丁君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遂躍馬去逮撤守太宜人病亦無恙當是時中外藉藉稱丁君非常人而吾尤服太宜人能通知大義也丁君少多病太宜人愛護之深家本寒薄又值歲洊飢無儋石儲身任春磴井爨雜糠粃自食而延師以教丁君薪水脩脯之費典衣服簪珥給之以是丁君得成其材然太宜人故未嘗不以身教也方太宜人在母家甫及笄母病疫太宜人晝夜奉侍時暑甚守藥鼎汗流如漿不覺也醫云病已殆止以一劑決吉凶太宜人聞之傍徨不能為計跪竈側禱且泣顧無婢僕則擅袂出左臂力齧臂肉寸許投鼎中雜藥餌煎之解帶縛臂捧藥以進血不流膚不痛

訖無知者既而母病竟不起後每撫臂癢輒念母歎歔夫孝者
忠之本忠孝者材畧之基自昔豪傑未有不根本忠孝而成事
業者丁君日覆育於太宜人之孝思以激發其忠義而增長其
材畧由是禦災捍患優如也太宜人不惜一身以奉母又豈靳
一子不使赴

國家之急乎天津之守雖不見一賊而還然丁君已承

九重知遇負國士名矣邇者島夷就撫海疆頗云無事而深思
遠慮者猶竊竊然以為其事未竟也一旦有故丁君仍宜請長
纓行耳今幸閒暇士大夫日徵歌召舞燕樂太平太宜人以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覃恩重膺

封誥年七十矣丁君得不以此時酌言稱觴為太宜人上千萬
壽乎丁君所交多瑰異英偉者流茲願以序言屬余愧余不文
不足以發之

一子不使赴

材畧由是禦災捍患優如也太宜人不惜一身以奉母又豈靳

業者丁君日覆育於太宜人之孝思以激發其忠義而增長其

材畧由是禦災捍患優如也太宜人不惜一身以奉母又豈靳

一子不使赴

馬母蘇太恭人壽序

臨邑馬君拙材以施南同知移疾歸養時母夫人蘇太恭人年八十矣綜核家政精神閒暇鉅細罔弗周知馬君日奉晨昏充然悅也今歲十月為太恭人設悅之辰吾鄉官京師者相與製錦寄祝而屬序於余既不獲謝不敏乃序之曰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唐孔氏取漢志五行傳以五事合諸五行以五福合諸五事而以壽屬之思標其旨曰思睿則致壽又曰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竊嘗疑之彼養生家言大都以齋養精神屏除思慮為能順性命之理今云思睿則致壽豈但言其理而不必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核諸事乎抑養生家言與吾儒故分途乎余因唐孔氏之說推闡洪範五行之旨五行傳屬合五事後儒時有異議然以思屬土則至當而不可易也蓋五行分列四時而土居中央五事外交而思在內其體一也土者天地之中氣思者人心之神明水火木金非土不成貌言視聽非思不理其用一也人之一身水火木金棲焉兩陽燠寒係焉動與五事相關而皆以思為樞紐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然則思得其職而耳目口體皆由順正以行義於以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澌底而陰陽和休徵應作聖之功與養生之術豈有二哉昔

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皆
求竭盡其情衛人稱曰睿聖可知思睿致壽義亦古矣吾聞太
恭人之事姑也姑病癱不能語頤指目授先意揣合無不曲中
病間謂人曰吾有此婦可代吾語矣夫思能通微曰睿若太恭
人者不謂之思睿不可太恭人未嘗治養生家言而神智開通
引為大年昔徵諸衛武公者今又徵諸太恭人矣或曰記稱大
孝必得其壽太恭人之壽其孝也夫詩不云乎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孝之得壽猶是思睿之致壽耳唐孔氏洪範之說余夙所
未解今於太恭人發之其義乃明因即取其說以為太恭人壽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五

書牟醒農周中制劍說後

牟醒農大令以周劍並所著劍說見示劍出棲霞土中首尾殘缺不完大令以漢尺較周尺得其莖圍之數因以莖圍度其臘廣以求其身長合諸考工記定為周中制劍棲霞於周故齊地師尚父管敬仲之所經營摩挲此劍覺雄風霸氣猶在人間劍以今尺度之尺有咫耳後人好為長劍荆軻逐秦王劍至不可立拔乃知古人善用短也醒農試吏赴浙惟攜此劍與俱國士之報隱見眉睫然古今異變斟酌短長之間取足應手可耳於其行也書此以當贈言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題吾知吾樂圖後

令使畫工寫吾之形曰似乎似矣更寫一形又似矣由是為千百形無不似矣乃比而觀之則形形殊異而非吾也然形形殊異莫非吾之分形則無非吾也夫吾之與人亦若是矣是以君子一視而同仁人不能自見其面臨水而見於水得之矣烏知其為倒影攬鏡而見於鏡復得之矣烏知其非正觀蓋吾之難於自見如是况其在隱微者乎是以君子窮理以盡性洪樂吾內翰寫己像二目之曰吾知吾樂吾不知內翰之樂其獨耶同耶內耶外耶抑渾然合一者耶若但以悠閒暇逸之居處柱笏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看西山翠色正復何與我事

微子墓碑跋

殷微子墓碑在滕縣微山建始元年立微山古屬沛或屬留洪武八年始隸滕魏書地形志留縣微山有微子墓太平寰宇記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是也此碑舊志失載順治間知滕縣事李含藥作微子墓記始云墓前有漢篆碑今按碑載丞相安樂侯匡衡立石侍中班伯題額南昌尉梅福篆文世孫殷紹嘉公摩勒上石核較其文多可疑者考漢書匡衡封樂安侯碑作安樂一也班伯成帝初為中常侍匡衡免丞相數載伯始為侍中光祿大夫伯為侍中不與衡丞相同時二也殷紹嘉公封當綬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三

和上距建始初元二十餘年時僅梅尉在耳雖云先立石後刻所立石不應題額一時篆文又一時也豈以匡梅先後上書請封殷後班伯論微子所以告去遂依託為之與三也成帝紀詔封孔吉為殷紹嘉侯進爵為公恩澤侯表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後六月進爵為公國於沛碑書殷紹嘉公而不名未知為吉與為何齊與四也又碑額橫題仁參箕比文體不類西漢五也中間題字筆法頗似党懷英六也道州何太史紹基直斥為明人偽造故自有見竊謂清風高節如梅尉執筆為微子題墓正使後人無以易之孔子比干墓題字洪氏

隸釋辨其謬矣而趙子函氏則云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
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善哉言乎斯碑亦云碑字徑尺有
九寸許題額徑約八寸署名徑寸有九分闕文三安字半闕猶
可辨

王文直公遺集

卷四

四

可辨

此中皆以隸釋論入中書必對古本此公闕文三安字半闕

故妄言之而良為惑也其碑善哉言乎隸釋亦云

隸釋辨其謬矣而趙子函氏則云以比干忠烈尼父是其族孫



